

禅诗与生态：虚云诗偈中的生态观

文 | 宋 颖 曾衍桃

DOI:10.16805/j.cnki.11-1671/b.2020.0058

自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物理、人文与精神危机，基督教文化较早地作出学理化回应，Lynn White提出，现代西方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西方宗教思想中人对自然的宰制。^[1]传统的有关自然的“西方——基督教范式”正在受到新生态学模式的反思。^[2]叔本华、赫胥黎、池田大作等思想家亦强调了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性。直至20世纪，在现代物理学、生态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交织的冲击下，基督教展开了“宗教绿化”^[3]运动，同时美国旧金山禅修中心提倡“农禅合一”，欧美学界开始关注佛教与生态问题。^[4]2006年，Donald Swearer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划分为护教论、批判论、建构论、德性论、语境论五种类型^[5]，这为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奠定重要理论框架。台湾宗教界和学者提出的“心灵环保”和佛教深层生态学早于中国大陆的研究。^[6]中国大陆佛教与生态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魏德东系统地阐释佛教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7]学者刘元春、陈红兵历述国内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历程，陈红兵以2007年划分大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阶段，第一个时期研究主要从生态文化关注的思想主题探讨佛教思想资源；第二个时期是从批判反思、中西研究对比到自主建构佛教生态思想体系。他提到国内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的相关文献资料需要挖掘整理。^[8]总体而言，学界主要从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佛教与生态的关系。个案研究中，学界集中对加里·斯奈德、雷克思·罗斯、W.S.默温、陶渊明和王维等文人的生态诗、佛禅思想和生态哲学进行阐释，而对

僧人的生态观探析较少。陈红兵、迟旭等分别对宏智正觉、永嘉玄觉、皎然等僧人的生态诗进行探讨。其中，陈红兵在佛教哲学的框架中对虚云和尚思想进行生态诠释。本文将立足于生态话语分析，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三种维度探析虚云和尚诗偈中反映的生态观。

一、佛教文学的盎然绿意：虚云禅诗

（一）诗僧与生态书写

佛教文学提倡善举，将佛教的庄严精神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对促进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生态意义。佛教文学，不仅包括汉译佛经，还包括诗僧、文人、居士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文体形式有偈、颂、小说、论、赞、赋等。^[9]佛偈表现的叙事结构、表达方式、意境描绘都具有文学价值。禅师阐扬佛理、记录禅修或是传达禅趣的诗偈亦具有诗性诗意，呈现了禅师的智慧。中国僧诗创作有两大传统：一是外来翻译佛家偈颂；二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表达佛教内容。^[10]

佛教的世界观闪耀着生态智慧之光，佛家弟子和居士通过演讲弘法、著书立说和组织活动来阐明环境危机问题、宣传环境知识和提高环保能动性。诗僧的生态观也潜移默化于文学创作中，为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启迪。佛偈促进诗歌语言的通俗化，灵动的韵律使佛禅奥义的传达变得诗意盎然。^[11]虚云禅师历坐十五个道场，重建寺院庵堂八十余处，兴复六大名刹，弘演五宗法脉，培养了大量弘法高僧与护法居士，他平日讲经说法开示，以护法兴教为己任，



提倡农禅并重，以诗偈开示弘法。诗偈主要收录在净慧和尚辑成的《虚云和尚全集·诗偈》，以及岑学吕居士辑成的《虚云和尚法汇》和《虚云法师年谱》。体裁从歌行、绝句、律诗到赞、偈、颂等，以七律七绝为多，诗偈中酬唱之作甚多，作品赠予与酬唱范围广泛，有师长后学，亦有僧界同参。^[12]《虚云和尚全集·诗偈》中禅诗生态意象丰富，寓禅趣于自然绿意，寄圆融于般若不二。谭桂林认为，阐扬佛理、劝人起信是虚云禅师创作僧诗的目的，感怀灵验是虚云和尚诗偈主题上比较突出的特点，其诗偈中流露出佛教文学中非常难得的人性人情的温馨和暖意，其诗偈艺术则显然是标举“寒山风格”^[13]。

目前，宗教界关于虚云禅师的研究主要围绕虚云和尚的禅学思想、传记以及与其他禅师的比较、虚云和尚的教育观以及其道场建设思想等方面展开；学界主要围绕虚云和尚的弘法活动、禅学思想，虚云和尚与《坛经》的关系、虚云和尚的话禅研究和虚云和尚的诗偈创作等展开研究。

二、虚云诗偈中的生态观

佛教强调万物的缘起，并将生态整体性视为制约众生受苦和解脱的必要条件。缘起论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全息整体关系提供了可鉴的生态智慧。在此基础上，佛教建立了独特的基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14]佛教从“佛性”的普遍性角度来论证“众生平等”，这是珍爱自然、爱护众生的生态伦理，能够为我们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以及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支持。生态语言学家Stibbe提出，生态语言学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中的其他物种和一切环境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语言在自然界中形成、保持、影响或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其他物种和一切环境的关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5]Stibbe概括生态观七要素为：重视生活、福祉、现在和未来、关怀、环境极限、社会公正和适应性。生态话语分析涉及的范围不仅是社会结构中的话语实践，还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包括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16]以下从这三个维度探析虚云诗偈中的生态观。

（一）人与自然维度

1. 崇尚绿色生活方式

虚云和尚生活恬淡，著有山居诗偈七首，如“山

居意何远？放旷了无涯。松根聊作枕，睡起自烹茶。”^[17]禅宗有对树木的敬重之传统。^[18]僧人以山为家，在树下禅观冥思，卧在松根上静憩，在自然的背景中品清净之茗，悟清幽山居生活，把自然当作经文来解读，超越世俗的生活。佛陀亦然，降生在无忧树下，修行于茂密森林，夜睹星空，沿着恒河流域弘法。《采茶》中云：“山中忙碌有生涯，采罢山椒又采茶；此外别无玄妙事，春风一夜长灵芽。”^[19]僧侣在采茶的劳作中自生禅境，赋予大自然的“茶芽”灵性。虚云对农禅并重绿色生活的推崇跃然纸上。又如“带雪茶花供古佛，含香梅子荐新盘；有时独上天台顶，坐看江南叠翠栏。”^[20]冬日里，以傲雪茶花和含香梅子礼佛，天台顶远眺江南汇成冬日里静谧又不失肃穆的生机。山林的自然生态帮助修行者达到身心的宁静，两首禅诗表达出生态生活的积极话语，肯定了山林生活的意义。虚云重视寺庙的景观生态，据年谱记载，重建云门寺时，山门外凿有放生池，宽逾一亩，深达一丈。水满鱼游，清波荡漾。金池流色，桂殿香风。^[21]满山绿林，清风徐来，花香馥郁，优昙花开得特别灿烂，游鱼自在，构造了与自然和谐的寺庙景观。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和谐关系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对禅修生活的实际指导。

2. 重视保护生态环境

佛教注重保护环境，其保护森林、戒杀、护生、放生和倡导素食不仅对保护动物有益，也对全球粮食危机和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印度僧众住在清幽的森林，并称之为“兰若”。中国多以“丛林”称寺院。中国的佛教寺院知道森林与保持水土的关系，唐代有开元寺种植万株树木消除水患，蓬莱山亦有永净法师开田植松十万株。^[22]用生态的方式消除不良影响且为自然服务，包括寺庙及其周围的神圣区域。如南华寺和云门寺的建设中，寺庙设立放生池。又如鼓山新筑放生园落成时，虚云作偈：“放生园事今落成，慰汝群生好栖身；善信崇佛兴慈济，三坛施处智悲融。”^[23]禅偈记载放生园落成，以便信众行放生之善，呼吁僧众和香客生慈悲圆融之心关爱动物，不滥杀生灵，达生态环保之效。

虚云和尚的诗偈中亦常蕴含护生的理念，开示后人。如《九华狮子峰茅蓬二首》云：“深林碧涧古今鸣，鸟雀相安总不惊；最是来人关切处，隔林时听一

声声。”^[24]此诗描绘了人、动物和植物的和谐动态场景，郁郁山林，潺潺绿水为鸟雀提供栖息地，鸟雀安详恬然，人迹到来时，它们隔着林叶屏气凝神地细听动静，清净觉相即是心，三者构成虚实相生的和谐生态景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认识自然的价值，且尊重和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人与人维度

1. 重视未来福祉

自光孝后，云门住持无定，虚云和尚度僧众四十多人，继承传灯。他于民国三十二年移锡云门，修寺建桥，更改山向，重奠地基，大兴土木，广建庙宇，九年共建殿、堂、阁、寮、厅、楼、塔一百八十余楹。他用实际行动关心后代修行的福祉，为广大僧侣、居士和民众修行、弘法搭建场所。“谁云有道有禅，任汝雨宝弥空，总是鬼家活计；这里无棒无喝，不妨拈草作药，坐令天下太平。”^[25]虚云设戒律学院教青年僧众，在宝林门办义务小学，服务贫困乡民，为自身与他人的发展构建和谐关系。

2. 延续禅宗法脉

为了使未来僧伽能实现与社会的良性生态循环，虚云在云门寺传戒期间，改变过去僧伽以租息、募化、香火、经忏的经济方式，躬行“劳动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良性农禅生态，云门寺开办“大觉农场”，凡在寺共住者，须垦荒种植，供给农具种籽，收获时均分。兴复云门寺时，为激励僧众延续云门佛教生态，虚云和尚作偈教化僧众：“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虚怀海印容；清净觉圆悬智镜，慧鉴精真道德融。慈悲喜舍昌普化，宏开拈花续传灯；继振云门关一旨，惠泽苍生法雨隆。”^[26]偈中“深”即庵深之深，“演”即虚云法号演彻，妙明即众生本具、清净无染的佛性。除了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佛教的根本精神，即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普化一切众生，并将“以心印心”的禅宗法脉永远传下去。虚云虚怀若谷，求净，求智，求真，求德，重视佛门传灯的延续性，促进佛门生态良性循环，惠泽更多信众。

（三）人与其他物种维度

1. 众生平等皆有佛性

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佛教“不二”观念主张圆融处世，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二

元划分，是对万物怀抱慈悲之心的平等生态观。这里的平等观念有两层认识意义：每一个生物和非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自然权利，也是生态权利。只有这种权利得到维护，各个生命体之间、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27]虚云和尚生态观还体现在“佛性”的概念上，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其他有机体与人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虚云心怀谦卑地去善待众生，维护生物在自然环境中平等生活的权利。

其禅偈不局限于佛教教义，所描写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大地瓦石皆有佛性，皆可顿悟。如1930年，虚云禅师在鼓山寺讲《梵网经》，寺中旧有两株唐代凤尾铁树，戒期中二树忽开满花，便作《云栖菜梅记瑞》云：“优昙钵罗非凡品，随佛示应现金花；世间麟凤称祥瑞，现则吉祥昔人夸。兹山丈室两铁树，人言此卉不敷花；当有主林神拥护，故示荣粹放奇花。”^[28]禅诗以植物为主体，不敷花的铁树亦能感知佛意，绽放奇花。又如《樟树祈戒偈》：“樟树求戒现僧相，如月印潭彻底清；心境幻化如马角，天堂地狱何喜惊。”^[29]记载了南华寺外古樟树现僧相求佛示的事件。诗美和意美交错，虚实相生、动静结合，营造了空灵的诗境。

植物能感知佛法，动物亦然。1934年，虚云和尚在曹溪南华寺说经传戒，皈依者众多，结坛说菩萨戒时，有大虎至，驯伏阶下，三叩首而去。^[30]虚云作偈云：“众生颠倒十二名，有无色相各涵（含）灵；南华颇与诸方别，虎伏庭前树听经。奇异枯柏重生翠，古樟乞戒现沙门；大似灵山会未散，南询曾见主林神。虎知崇拜佛威光，大小空等载典章；了知善恶皆是幻，弹指消殒历劫狂。纵有千差与万别，随缘不变是金刚；者个如如常不动，清浊都来是道场。”^[31]偈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人类中心论”视角转向有情或无情的万物。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万物繁茂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因此，传戒时，枯柏萌新，皆能感知佛光再生绿意，古樟求戒，伏虎“涵灵”，被赋予了平等的佛性，柏树、古樟、虎因此成为了具有能动性的施事角色。虎能俯阶叩首听经，与人类、树木一同听戒，这不仅体现了禅宗的“顿悟”思想，否定了人类与自然的主客思维，呈现了万物有灵的平等生态观。



2.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是三法印之一，“我”的涵义指自体，即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恒常不变的自主者。虚云禅师的诗偈呈现了人们对大自然及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观察和观点，关心文明和进步造成的生态不平衡问题。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叙述者不占主导地位，而是作为一种平等的生物隐匿在生态共同体之中。

虚云和尚的酬唱作品《赠何镜天宽仁居士》第一、二句：“争名攘利处，秦关楚汉弯；一枕熟黄粱，梦回空无与。”^[32] 以及第七至十二句：“佛言如皎月，照破无明路；叮咛信愿者，时时勤觉悟。万劫获此身，燃眉急须护；法法皆我心，我心绝外务。生亦不曾来，灭亦不曾去；生灭幻去来，如如体常住。”^[33] 诗寓禅机，揭示佛言似明月光，世界虚空，佛性虚空，明心见性。世界无始无终，无目的，无存在，无我。色、相、名虚空，世事虚妄。

三、结语

虚云和尚诗偈中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和谐的生态画面。人与自然关系中体现了他崇尚绿色生活方式和保护环境的生态观；人与人之间反映了他重视未来福祉、延续禅宗法脉的生态观；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体现了众生平等皆有佛性、诸法无我的生态观。在当前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虚云和尚的禅诗是弥足珍贵的智慧作品，构建了积极的生态话语，为鼓励现代人净化心灵，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树立保护自然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宋颖为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曾衍桃为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反讽认知与理解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YJA740005，广东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社科〉项目“近现代粤北禅师诗偈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8GWQNCX059 与韶关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虚云禅师诗偈英译研究”项目编号：G2018003 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2][4]White, L,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967, 155 (3767) pp. 1203-1207.

[3][18]Spencer, Dan, *The Greening of Religion: Insights and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about Relig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meteca, 2010, p. 138.

[5]Swearer, Donald K, *An Assessment of Buddhist Eco-Philosophy*.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006, 99 (02), pp. 123-137.

[6]杨惠南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台北：东大出版社，1991年版。

[7][14]魏德东：《佛教的生态观》，载《中国社会学》，1999年第5期。

[8]陈红兵：《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历程及趋势》，载《孔学堂》，2017年第2期，第82-91页。

[9]高华平：《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第112-115页。

[10]孙昌武：《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第11-21页。

[11]宋颖：《从“动态对等”看〈坛经〉偈颂的英译——以神秀惠能对偈及“五祖偈”为例》，载《韶关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43页。

[12][13]谭桂林：《虚云和尚诗偈考论》，载《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5]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13-14.

[16]黄国文、陈旸：《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载《外国语》，2016年第6期。

[17][19][20][23][24][26][28][29][30][31][32][33]虚云著：《虚云和尚全集·诗偈》，第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1][25]岑学吕编：《虚云老和尚年谱》，曹溪南华禅寺，2008年版，第116-117页。

[22]星云著：《佛教与生活》，三联出版社，2015年版。

[27]方立天：《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载《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22-28页。

（责任编辑：王丽心）